

“陆上定居”对渔民生计的影响

陈风波¹, 汪 聪¹, Samantha Punch²

(1. 华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2;

2. School of Applied Soci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Stirling, Stirling,
Scotland, UK, FK9 4LA)



摘要 广东北江上的渔民世代居住在船上, 船是家也是谋生工具。2009 年韶关政府推行了渔民“陆上定居”工程, 将生活在韶关城区河上的渔民迁移到城市廉租房中。运用定性的方法考察渔民家庭重新安置的过程, 探索陆上定居对渔民家庭生计的影响及家庭不同成员影响的代际差异。研究发现, 渔民家庭整体生存状况因“陆上定居”得到较大改善, 但这种影响所带来的代际差异非常明显: 老年男性渔民无法适应城市的生活, 依然独自从事捕鱼作业, 而老年女性和子女居住在廉租房, 承担了未成年人的照顾和家务活动; 年轻人更快地融入了城市, 工作机会和收入都改善了; 而对未成年人, 拥有了更好的教育条件和更大的社交圈。

关键词 渔民; 陆上定居; 生计影响; 代际差异

中图分类号: F 3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456(2015)05-0017-08

DOI 编码 10.13300/j.cnki.hnwkxb.2015.05.003

发展中国家的渔民群体最主要问题之一就是住房问题, 因为他们不易获得修建房屋的土地^[1]。住房不仅是一个遮风挡雨可供居住的地方, 与房子相关的区位特征, 如基础设施、公共和私人设施以及社会、经济、政治和相关的因素都围绕着房子而存在^[2]。迁居到陆地上的房屋对于渔民不仅仅是居住地方的改变, 而是面临完全不同的生活空间与生计模式。根据 Kraan 的观点^[3], 渔民生计空间涵盖了以下三因素: 地理空间、经济、社会/文化。只要与生计空间相联系, 这 3 个因素经过行为、反应和结果的重新排列而融合形成一种生计模式。在陆地上居住对渔民来说是完全不同的新生活, 他们不再是一个随处飘荡的社会群体, 而是一个有着坚固而稳定的住宅、可以接触到更多社会经济机会的群体。

在珠江流域以及中国南部沿海地区, 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渔民由于语言文化与陆地居民的差异, 他们将自己认定为一个不同的种族, 也就是熟知的“疍民”, 他们在岸上没有土地, 只在卖鱼和购买生活用品的时候和岸上居民接触, 绝大部分的工作和休息时间都在船上度过^[4]。20 世纪 50 年代, 政府开始制定解决渔民居住难题的政策, 政府在岸上购

买了土地, 修建住宅供渔民居住^[5]。但早期修建房屋非常有限, 随着人口的增长, 大多数渔民还是继续住在船上。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 渔业生产大队和水上运输大队从集体作业转向按户单独作业。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前期, 鱼类资源较多, 煤炭运输和河沙开采也是重要收入来源, 渔民收入相对较好。2000 年之后, 煤炭水上运输逐步被铁路运输所取代, 河沙开采需要得到政府许可, 水电站、水污染和使用电捕鱼工具的过度捕捞使得北江鱼类数量锐减, 渔民生计变得日益困难。2011 年, 农业部在珠江流域推行了“休渔期”政策^[6], 渔民生计进一步受到影响。从 2009 年起, 韶关市政府为了改善市区河道景观, 在市区修建了廉租房安置居住在市区河道“住家船”上的渔民, 并于 2011 年正式实施搬迁, 部分渔民的生活由此完全被改变。

本文主要以定性分析方法来比较渔民家庭在陆上定居前后的生计变化, 重点从代际差异的角度研究陆上定居对渔民家庭中不同性别和年龄成员的影响。对韶关渔民“陆上定居”社会影响的研究将能了解住房和一个家庭或群体的生计是如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以及他们的文化、生活习惯、家庭分工、经济

状况和社会福利如何受到“陆上定居”的影响。

一、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本文调查数据来自欧盟第七轮框架计划资助项目“高地水域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项目(见 www.higharcs.org)。该研究最终目标是探索内陆河流上游地区水域资源所面临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威胁,探讨水域资源和渔民生计的可持续发展。位于粤北地区的北江,作为珠江的重要支流被选为中国的调查点。

2006年,韶关当地政府为申请“国家园林城市”启动了以韶关环境整顿和景色美化为重点的项目。政府希望通过实施“渔民陆上定居工程”(以下简称“陆上定居”)以清理城市地区的“住家船”,确保城市河流更整洁,同时改善渔民生活条件。2009年之前,在韶关城区沿北江河分布的3个地区共有124艘大型住家船只和156户渔民(部分渔民生活在小渔船上)^①。124艘“住家船”中有111艘以水泥和钢筋制成,剩下的13艘用木头制成,“住家船”面积在80~90 m²,每艘船被分隔为几个区域用于睡觉、储藏和客厅。2009年,韶关市政府在十里亭和天子岭两个地方建立了廉租房以安置居住在市区河道的渔民。十里亭小区靠近北江,而天子岭小区距北江30分钟车程。2011年,156户渔家移居到政府新建的廉租房里,其中61户在十里亭,95户在天子岭,每户住宅面积大约52 m²,包括“一厨一卫”和两房一厅。作为安置项目的一部分,101艘住家船被销毁,62位渔民获得了新技能培训,大多渔家获得了对重置和放弃住家船的补偿,每个渔民家庭共计获得约20 000元人民币。尽管政府在2011年销毁了住家船,但大多数渔民仍然保留小的渔船和捕鱼执照。大约1/4的十里亭渔家和半数的天子岭渔民仍然捕鱼。

为深入了解“渔民陆上定居工程”的影响,华南农业大学研究小组采取小样本半结构化访谈方式于2012年4月和6月分两次对重新安置的渔民家庭进行访谈。在韶关渔政大队和韶关公共住房办公室的协助下,研究团队从十里亭和天子岭两个安置小区随机选择了9户渔民家庭,其中4户来自于十里亭,5户来自于天子岭。访谈包括家庭信息、移居前生活情况以及移居前后思想的变化情况,如情绪改变、生活方式改变、消费方式改变和工作变化等。在

前后两次访谈中,研究小组与不同的家庭成员进行交谈,包括老年人、成人和儿童。为了获得不同年代人的观点,本研究大致分为以下几个年龄段:“老年人”一般指60岁以上的祖父母辈;“成人”指父母辈,即祖父母的儿子和儿媳;“儿童”指年龄在18周岁以下的受教育者。在9个样本家庭中,接受采访的有5位老年男性,5位老年女性,7位成年男性,8位成年女性,4个男孩和3个女孩。

本文主要采用定性研究法,通过来自渔民家庭不同成员的访谈可以获得他们的切身感受以及对相关问题的认知,从而反映“陆上定居”前后的差异以及“陆上定居”对他们生计的影响。本研究采用Kemeny的基于社会—空间的住房影响的分析框架(图1)^[2]。在这个分析框架中,住房将一个家庭置于特殊的地理空间中,住房的位置决定了其交通、环境和可获得的自然资源。从社会角度来看,居住地所在社区拥有相应的经济机会、特殊的文化和制度,以及相应的社会保障水平。住房改变往往意味着家庭所面临的各种外部条件的变化,并对家庭整体生计和生活水平产生影响。对于个人的社会经济行为分析,年龄和性别是最主要的两个维度,而在当前中国社会中,社会的快速变化对不同年龄个人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差异。由于城市生活成本较高,有限的工资、较长的工作时间及有限的工作机会将极大地影响家庭的生存状态,渔民家庭成员在社会中的经济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成员之间的依赖性和矛盾,其中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不可调和的紧张关系可以用Luescher等提出的“代际矛盾”来解释^[7]。本文将首先从整体上分析“陆上定居”对渔民家庭整体影响,包括对他们生活带来的改善和挑战;其次,将从代际角度分析陆上定居给不同年龄阶层的人带来的影响。在考查成年人的工作、教育和生活方式改变的同时,也着重从老一代人的视角来研究^[8-9];对儿童的研究是为了更多关注孩子和他们父母的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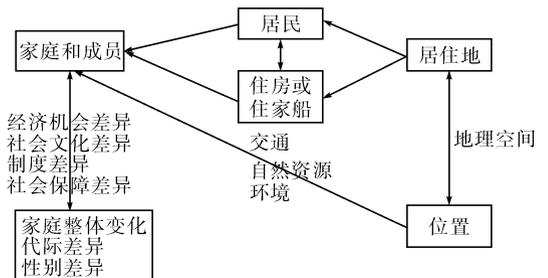


图1 基于社会—空间尺度住房影响的分析框架

度^[10]；由此试图从整体层面探讨渔民家庭代际之间和同代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陆上定居”给渔民家庭带来改善和挑战

1.“陆上定居”对渔民家庭带来的改善

对所有渔家来说，“住家船”上的生活有着常人难以体会的风险，河水的上涨和回落以及船体本身的渗漏都将严重影响其日常生活。恶劣的天气，特别是大风和暴雨的晚上，住家船容易倾覆和破坏。而近十年来修建的水电站也会威胁到住家船的安全，特别是当下游大坝开闸放水时，停靠在河流沿岸船只的安全会受到威胁。开闸时水流会很快，水位急速降低，如果人睡着的时候船只发生搁浅和侧翻就会非常危险，特别是女人和不会游泳的小孩。所以当父母出去打渔或所有家庭成员都睡觉时，会用绳子系在三岁以下的儿童的胸部以防止掉进水里。陆上房子提高了他们的安全和保障，这是渔民感受最深刻的好处。

“当我们搬到房子里时，我们觉得更安全，因为我们不再害怕洪水和大雨。在冬天，新房子非常坚固，我们感到更舒适和温暖。”（儿媳，十里亭）

“当住在船上时，我们总是担心台风和洪水。当船晃动严重时，我们担心船会侧翻。当台风和洪水到来时，我们晚上是不会睡觉的。”（男性老年人，十里亭）

“我和小孩走在船边，然后掉到水里了，我们都不会游泳。幸运的是我丈夫在旁边，是他救了我们。”（女性成年人，十里亭）

陆上定居在物质条件上给渔家生活带来了实在的改进，渔民能确切感受到新房子给他们生活条件带来的改善。当他们在船上生活时，他们做饭是使用木材而不是天然气，他们用河水洗菜做饭，没有有线电视，卫生间又小又脏，卧室也是又黑又小。新公寓里，他们有设计好的厨房、卧室、卫生间、天然气和有线电视。他们能在桌边吃饭而不是在船板上。不仅如此，房子具有更加整洁的卫生设施以及排污处理系统。

“我捕鱼三十年了，船上的生活不轻松而且非常艰苦，不是长久之计。尽管这新房小了点，但它十分

干净舒适，肯定比船上生活好了。”（成年男性，十里亭）

“打扫房间很容易。我们买了热水器洗澡。在船上时，我们都用木材烧水在小木盆里洗澡。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成年女性，十里亭）

“因为船顶很低，我们都没法在船上放下桌子和椅子，只好坐在船板上吃饭。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围着桌子一起吃饭。”（女孩，十里亭）

居住条件的改善只是其中的一项。渔家另一个特别好处在于，陆上定居工程使得渔民获得了城市居民户口。拥有一个城市户口可以使他们有机会享受到当地社会保障，同时孩子可以去当地的小学就读。因此房子让他们有机会进入当地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虽然农村户口也有类似的社会保障系统，但社会保护程度会低很多。尽管韶关地区大部分渔民的户口属于非农户口，但由于渔民的流动性，大多数渔民没有纳入城镇居民保障系统，而且部分渔民因为各方面的原因没有非农户口，居住在城市的河道上，小孩如何上学在他们是一个很大难题。

根据政府对渔民“陆上定居”工程的政策，当这些渔民家庭搬到城市新家时，他们都能够获得城市户口，对那些先前已获得农村户口的家庭也是如此。拥有城市户口的渔民可以拥有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在60岁时可以领到低水平的养老金，尽管有些渔民认为这种优待水平太低，但他们的小孩可以在城市的小学获得相对良好的教育。

“60岁以后，我每月领70元的养老金。”（老年男性，天子岭）

“我们搬到新家时，可以买城市医疗保险，但是保险报销比率很低，大约是看病花的钱的30%。太贵了。我们负担不起。”（老年女性，十里亭）

2.“陆上定居”对渔民家庭带来的挑战

渔民家庭生活的改善是一方面，而“陆上定居”也给渔家带来了实在的挑战。新房子里居住几乎所有家用设备和消费都需要自己购买，这增加了渔民的经济负担。船上的生活不需要多少现金收入，而且每天没有卖掉的鱼都会被吃掉。大多数渔民关心的最大问题是新房子的房租以及物业费用。

“最大改变在于我们需要支付生活开支。在搬

迁之前,我们不需要支付水、气和房租。但是现在我们需要支付这些,包括吃住行,我们固定生活开支要花费 600 元;其中 113 元是房租;260 元是天然气;40 元是水费;60 元的电费;25 元物业管理费,还有其他一些比如自行车停车费等等……我儿子和媳妇每月收入在 2 000~3 000 元。这些钱也足够维持全家的正常开支而没有多少钱可以存下来。如果政府提高租金,我们就不能维持家庭的生计了。”(老年男性,天子岭)

新的生活方式也需要渔家逐步去适应。大多数渔民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适应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从船上到陆上),生活条件的变化也同时改变了渔民的日常生活习惯。有些渔民指出,52 m²的小住宅对比 80~90 m²的渔船,对拥有较多人口的渔民家庭来说太小了。从船上到陆上的转换有一系列的

影响,这些影响的好处与缺陷相互交织:

“当我刚搬进新家时,我不喜欢的太多了。因为很多新东西我不知道怎么用,比如天然气、卫生间和微波炉。”(老年女性,天子岭)

“适应新生活花了我们很长时间。房屋很小,我们需要每天爬楼。有时候,我们会怀念生活在船上时所呼吸到的新鲜空气和自由自在的生活。现在所有的东西都需要我们去买。周边生活区里的人我都不太认识,我们需要刷卡进出我们的住宅区。”(成年男性,十里亭)

通过对渔民访谈认知的总结,可以得到表 1,从住房条件、居住地周边环境、交通条件、社区组织和社会保障了解渔民定居前后生活条件的变化,从住房成本和食物消费了解渔民定居前后生活成本的变

表 1 渔民家庭“陆上定居”前后生活条件和生活成本的对比

		“陆上定居”前	“陆上定居”后
生活条件	住房条件	80~90 m ² “住家船”,漏水和摇晃,2~3 个小房间,没有专门厨房,小而脏的卫生间,小而黑暗的客厅,烧柴火和罐装煤气,无有线电视、互联网和自来水,冬季比较冷	52 m ² 的廉租房,两室一厅,专门的厨房、卫生间和客厅,房子新而明亮,有有线电视和互联网、自来水和管道煤气,没有放渔具的地方,夏天很热
	周边环境	住在市区河道上,接触的都是熟悉的渔民	位于城市郊区的小区,邻居不认识
	交通条件	依靠自己渔船上岸或到工作地方	需要坐公交车到放渔船的地方
	社区组织	没有自己的社区组织	有物业管理委员会,户口由街道办事处管理
生活成本变化	社会保障	少数有医疗保险,大多数老人没有养老保险,贫困的渔民或老年渔民缺乏来自政府最低生活保障救助,渔民的小孩很难进入城市的小学就读	有城镇医疗保险,困难家庭获得最低生活保障,老年人获得低水平养老保险金,渔民小孩可以进入社区所在地小学就读
	住房成本	需要支付住家船维修成本以及少量电和水的费用	需要支付廉租房的租金,需要支付有线电视、电、自来水、煤气以及互联网的费用
	食物消费	吃鱼比较多,吃肉较少	需要自己去买鱼,吃肉比以前多,生活花费大量增加

化。总体上来看,如果将所有渔民家庭作为整体来考虑,“陆上定居”极大地改善了渔家的生活。虽说有些许经济压力,但带来了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就业机会。

三、“陆上定居”对渔民家庭成员影响的代际差异

以家庭为单位分析是一回事,但是当从家庭内部的代际差异来看问题时则是另一回事。如果深入家庭内部,“陆上定居”对家庭中不同成员的影响是不同的。代际关系是家庭诸种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关系形式,也是社会关系的基础,其核心是亲子关

系^[11],并在亲子关系基础上衍生出父辈和儿辈以及孙辈之间的关系。代际关系的维系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公共力量,例如法律、政策、道德、家规族训和风俗习惯等的影响^[12]。在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家庭代际关系会形成稳定的模式,但当家庭所面临的社会经济背景发生变化之后,代际之间的关系会因为居所、就业、收入、财产权利等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当前中国农村家庭正在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冲击。传统渔民是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他们生活在水上,与陆上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隔绝的,更多是存在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地带。在搬迁至新房之前,他们有如隐居者生活在一个相对隔离的空间,父母与他们

小孩关系相当亲密。搬到城市住宅区之后，两代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不同家庭成员之间产生了相互矛盾和冲突。

1. 老年人的改变

老年人对这种改变的适应可能是最困难的。渔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过程和中国社会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非农部门转变的过程类似。比较起来，老一代人由于习惯于传统生活方式往往会继续以捕鱼为生，很多老人认为自己缺乏足够的技能去选择新的工作，同时年纪太大很难重新接受培训，特别是对那些不识字的老人来说，更是如此。

“我已经打了50年鱼，从没上过学。你知道没文化是很难找到其他工作的，所以重新安置过后我不得不还去打渔，生活在渔船上。新房子很小，只容得下我儿子和他媳妇生活。到了夏天，房子很热，用空调的话电费又很贵。楼层很高，让我觉得爬楼很累。”（老年男性，十里亭）

“我每天仍然生活在渔船打渔，在新房里我睡不着。我妻子照顾孙子和媳妇。那时生活在船上时，我妻子总是和我一起出去打渔，她摇船，我撒网。但是现在没人帮我摇船，撒网很困难，所以我只好用网箱捕鱼。我必须自己准备好食物，自己卖鱼。我也想过在城里找份工作，但是工资很低，而且不打渔就没有政府给的柴油补贴。我儿子和媳妇都只有很低工资的临时工作。我不想给他们带去更多的经济负担。同时，我也不喜欢一整天都待在同一个地方做着同样的事。当我累了，就可以休息。搬到新房子让我孙子上学更方便，让儿子也能更容易找到工作，但对老人来说没那么好。”（老年男性，天子岭）

大多数老一代渔民仍生活在他们的小渔船上，他们会继续捕鱼，而他们的家人会生活在城市的新家里。这是多方因素综合的结果：首先，新家对三代都住在一起的家庭来说太小了；其次，老一代渔民没有退休金，同时在城里给他们找工作很难；最后，大多数老一代渔民已经适应了船上飘荡的生活而不太喜欢城市固定和封闭的环境。但是，捕鱼不是简单的工作，往往需要多个人的配合，一般是一个人控制船，另一个人去打渔或下网。当他们回家或者妻子来看他们时，他会把捕的鱼带回家以减少家里食物开支。多数老一代渔民告诉调查者，因为他们仍然生活在船上继续捕鱼，所以他们的捕鱼生活没有太

大改变。但由于与家人不在一块，日常生活比以前更糟。

老人认为最大的益处给了下一代，搬到陆地上的新房给年轻一代和他们的父母带来了矛盾：

“生活在新房里对儿子和孙子更好，年轻人更容易找到工作，小孩子上学也更方便。”（老年男性，十里亭）

“我和丈夫一起捕鱼有三十年了。现在我和儿子媳妇生活在一块，我就负责买菜和照顾孙子，不再打渔了。搬迁后的生活对我儿子和媳妇更好，但我丈夫仍然生活在船上，我想和他一块，我丈夫也想我和他一起，但我儿子不同意：如果我和丈夫生活在一起，就没有人照顾孙子了。如果我丈夫回来住新房子，他就没法捕鱼然后也无法获得政府的燃料补贴，这样我们的生活会很艰难。”（老年女性，天子岭）

女性老年人对生活的适应需要特别注意。多数的女性渔民没有和丈夫在一起打渔，而是搬到新房里与儿子媳妇生活在一起。与丈夫分居让她们担心独自生活在船上的丈夫，同时又觉得有义务照顾孙子。对她们来说，更好生活条件是以牺牲情感幸福为代价的。围绕着关心的准则，复杂的情感交织在一起，表明了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即温暖、亲切和高兴与挫败、失望和后悔并存”^[7]。不仅如此，因老一代渔民没有储蓄，政府提供的养老金水平很低，当他们年纪大到再也不能捕鱼时，他们最终将必须依赖他们的孩子生活，住房的有限和收入拮据可能会使代际的矛盾更加突出。老一代渔民继续在渔船上生活和捕鱼暂时解决了居住地点转换带来的居住空间和收入上的限制。

2. 年轻人的改变

年轻人对生活的适应显然不同于老年人，他们更容易融入新的生活。对那些在城市工作或者想在城市工作的年轻人来说，搬到新房子加速了这些年轻渔民融入城市社会的过程，降低了他们的交通成本，搬到新房子对他们而言是一个关键性的改善。事实上，在搬到新房子之前，大多数年轻渔民后代已经很少参与捕鱼工作，而是已经在城市工作了。对那些还没结婚的年轻人来说，新房也是将来婚姻的一项重要基础。年轻人适应城市新生活相对较快，对那些还没有工作的年轻人来说，找份较好城市工作就更加容易了。

“我们愿意搬到新家去,但我们的父母不乐意搬。当我们生活在船上时,所有的家庭成员都生活在一起,但自从我们搬进新房子,我们分为两边:我的公公住在船上,婆婆与我们生活。如果我的公公婆婆都在船上生活,我则要待在家里照顾孩子不能去工作,这样我们的生活将非常艰难。在搬家之前,我丈夫就在陆上工作。我以前也在酒店做临时工,包吃每月 400 元,不过现在我在一家工厂工作,每月约 1 700 元。当我们生活在船上,我花了一个小时去上班,但现在只要 20 分钟。我每天工作 12 个小时,而且总在晚上工作。工作很辛苦,但我们可以挣更多的钱,并且我们的经济状况有了很大改善。”(儿媳,天子岭)

尽管成年人从政府接受一些培训,然而不是所有的成年人都能在城市找到适合的工作,正如下面的阐述:

“政府为我们(如焊机工人和园林工人)提供一些技能训练课程,而且他们给我们推荐工作。但工资太低,城市园林工人只有 600 元/月。因为我不识字,没有其他的技能,所以我很难找到工作,因此我只有去打渔。”(成年男性,十里亭)

城市的就业机会提供了捕鱼以外的其他选择。由于鱼类数量的减少,捕鱼越来越难以维持生计,而制造业和服务业工作时间长,但工资并不高。因此,为维持一家三代人日益增长的生活费用,对于大多数年轻夫妇,不论男女都得工作。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依靠年老的父母照顾孩子。因此,生活空间的转变导致了家庭内部分工的变化,即老年女性不再捕鱼,但要为其工作的儿子儿媳担起照顾孩子和家庭的责任。

3. 未成年人的改变

未成年人是家庭发展的未来,“陆上定居”给小孩子带来的改变对家庭的长期影响可能更大。正如调查人员所看到的,生活在渔船上的小孩多数被水环绕,他们有着相对更受保护的成长环境。在童年时候,出于安全考虑,渔民的小孩往往会被绳子系在船上,这使得他们与渔船外的人交流有限。按时上学和努力学习对他们来说很困难,特别是当他们的父母外出打渔的时候,放学后的午餐或晚餐都无从

保证。教育水平较低一直是渔民群体的普遍特征,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渔民的流动性导致渔民的后代很难像一般小孩正常上学,所以即使是现在,一些年轻的渔民也不识字。“陆上定居”改变了父母和小孩之间以往的关系,使得孩子有更广泛的社交网络和更好的教育。

“我们的孩子很幸福,他们可以和朋友在新的小区空地上玩耍。当我们住在船上的时候,因为他们总是被绳子绑着系在船上,孩子不能动。他们只是朝着对面船的小孩大喊大叫。当生活在船上时,大多数孩子不去幼儿园,但是现在,他们则被送到幼儿园去学习,但是要交 500 元/月。”(儿媳,天子岭)

渔民后代的身份会给小孩的社会交往带来困难,边缘化的社会层次使得他们在学校往往遭到歧视,但陆上定居改变了这一点。

“我们生活在船上是很难交到朋友的,我的老师和同学会嘲笑我,他们说我是渔民的儿子。当搬到新家后,我有很多的朋友,而且再也感觉不到这种歧视。至少现在我可以告诉他们我住在哪里。”(男孩,十里亭)

“我喜欢船上的生活,因为在船上我可以使用钓竿钓鱼。不过我也喜欢在新家的生活,自从搬到新家我交到了很多新朋友。”(女孩,十里亭)

“我认为渔民会在 10 年时间里消失,年轻人都不知道怎样补网。举个例子,即使我把网给我儿子,他都不知道怎么捕鱼。”(老年男性,天子岭)

“我从没想过我的孩子们将会是渔民,他们不会捕鱼。没有哪一个渔民的小孩想去捕鱼。只有老年人会去捕鱼。”(成年男性,十里亭)

通过“陆上定居”对渔民不同家庭成员之间的影响和感知的认知,可以得到表 2。“陆上定居”对渔民家庭成员影响的代际差异是非常明显的,老年男性渔民的生存状态在某种程度上恶化了,老年女性不得和他们的丈夫分开,为移居到城市的儿子和儿媳照顾小孩和从事家务;廉租房增加了年轻人的经济压力,但也使他们更多融入城市,工作机会的增加改善了他们经济状况;而对于未成年人,除了对水上生活的怀念,陆上生活使他们获得更好的

表2 不同渔民家庭成员“陆上定居”前后的变化

		生活状况	
		“陆上定居”前	“陆上定居”后
老年人	男性	捕鱼为业；“住家船”为家	继续一个人捕鱼；住在小渔船上；自己做饭；交通成本增加；有养老金；
	女性	和丈夫捕鱼和卖鱼；船上承担家务和做饭	和儿子、儿媳住廉租房；照顾孙子和负责家务；有养老金；
成年人	男性	住在“住家船”上；工厂做工或打零工	住廉租房；在工厂工作或打零工；容易找到工作，交通方便；生活成本高
	女性	住在“住家船”上；工厂做工或打零工	和成年男性基本相同
未成年人		住在“住家船”上；容易落水；很难在城市上学；同学和老师的歧视；可以在河里游泳和钓鱼	住廉租房；在社区小学上学，交通更方便；家里学习条件好；很多电视节目；结交了很多社区的小朋友；对城市有了更多了解；在老师和同学面前更自信；不能经常去河里游泳和钓鱼

教育条件，社会交往增加，变得更加自信，这些为他们未来在城市中的生活打下基础。总体上来看，谋生空间转换伴随着文化思想的变化，父母不再希望他们的孩子继续以捕鱼为生，随着时间的更替，渔民这个群体最终将面临消失的境地。

四、结 论

研究表明渔民“陆上定居”对渔民家庭带来的巨大变化，尽管随着水域环境的变化和鱼类资源减少，渔民从水上到陆地，从捕鱼到城市就业的过程早已经开始，但“陆上定居”加快了渔民群体融入城市的过程，城市住房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它带给渔民的不仅仅是居住的物质条件的改变，而是一系列社会保障、教育和就业机会等的变化，而这些将为这些家庭未来发展奠定基础。但很显然，这种改变的代际差异是明显的。

对整个渔民家庭来说，搬到城市生活提高了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但对老一代渔民来说，他们的情感和社会幸福感降低了。由两代人交流与约束呈现的相互依赖使得紧张的代际关系出现了。由于新公寓有限的空间，为了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和增加家庭收入等原因，大部分老一代男性渔民仍然在继续捕鱼。他们觉得自己年龄太大，没读过多少书不适合也不容易学习新的技能。对习惯了自由的人来说，河上漂荡的生活对比有房子那种不移动的生活方式，前者更具有吸引力。同时，女性渔民再也不和她们的丈夫一起捕鱼而是承担起照顾孙子的重担。渔民的第二代则寻求在城市的工作，以满足较高的生活成本。在陆上定居以及生活条件的转换中，老一代渔民为了他们的小孩以及孙子付出了相当大的牺牲。如果没有老一代渔民为了家庭背负重担以及

他们的无私奉献，年轻一代人将怎样适应城市生活则是悬而未定的。年轻一代教育程度的提高使他们拥有了获得高工资的技能，改善了整个家庭的生存状态。这反映，在当今社会变革背景下，老年人被不断边缘化的现实，渔民陆上定居带来的影响和城市化背景下农村居民到城市就业居住有着相同之处，大量年青劳动力迁移到城市之后，家庭中的老年人往往不得不居在农村，并从事农业生产。住房社会保障问题是当前中国核心社会问题之一，大量住房保障的研究集中在住房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而展开^[13]，而住房和劳动者的就业状况和家庭生计有着紧密的联系^[14]。在未来的住房保障政策中有必要关注住房配置的社会后果，特别是社会保障、教育和就业方面带来的影响。与此同时，类似搬迁的住房保障政策应该考虑家庭成员的代际差异，家庭中的老年人尤其应该得到更多关注。

(致 谢：华南农业大学的骆世明教授、蔡昆争教授、刘一明博士、商春荣教授对本文提出了宝贵意见，庄丰池、郭商羿、麦振宇和文杜娟参与了调查和数据整理，在此表示感谢。)

参 考 文 献

- [1] SATHIADHAS R, PANIKKAR K K P, KANAKKAN A. Traditional fishermen in low income trap—a case study in Thanjavur coast of Tamil Nadu[J]. Marine Fisheries Information Service, Technical and Extension Series, 1994(135): 5-10.
- [2] KEMENY J. Housing and social theory[M]. London: Routledge, 1992.
- [3] KRAAN M L. Creating space for fishermen's livelihoods: Anlo-Ewe beach seine fishermen's negotiations for livelihood space within multiple governance structures in Ghana[D]. Lei-

den; African Studies Centre, 2009.

- [4] 叶显恩. 明清广东疍民的生活习俗与地缘关系[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1(1): 56-62.
- [5] 詹坚固. 建国后党和政府解决广东疍民问题述论[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4, 11(6): 91-101.
- [6] 中国农业部渔业局. 农业部关于实行珠江禁渔期制度的通告[R]. 农业部通告[2010]1号.
- [7] LÜSCHER K, PILLEMER K. Intergenerational ambivalence: a new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 in later life [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1998, 60(2): 413-425.
- [8] HOPKINS P, PAIN R. Geographies of age: thinking relationally[J]. *Area*, 2007, 39(3): 287-294.
- [9] VANDERBECK R M. Intergenerational geographies: age rela-

tions, segregation and re-engagements [J]. *Geography Compass*, 2007, 1(2): 200-221.

- [10] TISDALL E K M, PUNCH S. Not so 'new'? Looking critically at childhood studies. [J]. *Children's Geographies*, 2012, 10(3): 249-264.
- [11] 王跃生. 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理论分析[J]. 人口研究, 2008(4): 13-21.
- [12] 王跃生. 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维系、变动和趋向[J]. 江淮论坛, 2011(2): 122-129.
- [13] 焦建国, 郎大鹏. 住房社会保障制度: 由来、问题、借鉴与改进建议[J]. 经济研究参考, 2005(76): 38-44.
- [14] 李斌. 社会排斥理论与中国城市住房改革制度[J]. 社会科学研究, 2002(3): 106-110.

注 释:

- ① 资料来源: 韶关水上居民移民安置办公室. 韶关市区沿江住家船民上岸定居有关情况, 韶关市政府文件, 2011年。

Impact of Resettlement on Livelihood of Fishermen

CHEN Feng-bo¹, WANG Cong¹, SAMANTHA PUNCH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2;

2. School of Applied Soci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Stirling, Stirling, Scotland, UK, FK94LA)

Abstract Generations and generations of fishermen have lived on boats on Beijiang River in Guangdong province. In 2009, the Shaoguan City government introduced resettlement project, which provided low rent houses for the fishermen who lived on the River in Shaoguan city. This paper uses qualitative method to study the process of resettlement of fishermen's families and explores the impact of resettlement on fishermen's families 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of different family member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livelihood of fishermen's family was greatly improved due to the resettlement project, but this resettlement brought obvious about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old male fishermen couldn't adapt themselves to city life, they are still lonely engaged in fishing, while the old women lived with their children in the low-rent house and undertook the responsibility of housework activities and caring for the minors; young people quickly integrated themselves into the life of the cities, who could have more work opportunity and increased income. As for the minors, they have better education conditions and larger social network and more friends.

Key words fisherman; resettlement on land; impact on livelihood;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责任编辑: 陈万红)